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六九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九

縣笥瑣探摘抄  
劉昌

劉昌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

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

上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彗驚黑點漁者得之守河

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

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

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

其顛也越三日予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  
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卯主大水又聞  
前一日卯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  
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  
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  
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  
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  
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嶠函諸山時正秋



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暨水厓籬落皆黃菊大如錢  
叢生粲然乃悟河南爲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爲正色  
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  
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  
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姚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秀才下士在罷聞有才者必躬詣  
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鑿姚公過之賓不爲  
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佯  
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仆跌姚公又笑而退洎

三過之始歎論如平生又有俞貞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爲之受他日貞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貞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鄰友錢繼忠所乎則吾拜貺均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貞木曰可姚公乃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詣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杭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再拜繼

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繼忠後至京以疾死姚公亦死于京市中繼忠之壻曰宋昌裔善草書與沔陽同知偶武孟皆與伊宗性交故所聞于宗性如此

大臣有容德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時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於他人尋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唐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

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  
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  
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讒讒  
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  
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  
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  
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大年所  
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  
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

休有容者矣

陣法

兵部尚書靖遠伯王公驥嘗督師征麓川克之還守  
南京沈靜有大畧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  
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  
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公笑曰此何  
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  
四面此四人者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恒堅立不  
動赴敵則五人必俱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  
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爲一隊最

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共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共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游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稅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



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公嘗誨人曰士大夫不可無  
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其意甚善而所立軍陣  
法不知本于何人要其所得者爲多也

東南五才子

吉水解學士

縉

天質甚美爲文不屬草頃刻數千言

不難一時才名大譟時杭有王

洪

希範吳有王

燧

汝

玉閩有王稱孟楊常有王達達善皆官翰林四人者

詞翰流麗孟楊常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

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爲知言後希範以

侍講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摠裁國史希範因言其

書徵處士胡祺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爲祺發者公爲祺子疑有私且漢書五星聚東井後高允辨其誣國家神功聖烈之盛正不必籍此頗忤旨左遷禮部主客主事而史因是脩正汝王作神龜賦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汝王賦第一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王文辭甚妙臣寔不能勝上喜時安南平乃召新城侯與六部賀表皆令王汝王撰既上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淮侍側上曰汝王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文簡公叩首言汝王以是自矜退步後言王孟揚亦不自安南還得罪乃與汝王先後



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曰吳青天

陳况太守

蘇州知府况公鍾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始由小吏事

呂尚書震呂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仁廟初

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允

張宗璉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

者鍾何乃舉朕宮宦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

薦宗璉不意遂爲鍾所先耳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

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

意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隄號繁劇難治遂

系錄卷之九  
擢鍾等九人爲知府皆授璽書以行公至蘇廉察官  
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循而惠愛窮弱執勢家  
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  
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  
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  
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  
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  
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  
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闕乞番者八萬餘人有儒生爲  
歌謠曰况太守民父母早歸來一田叟又曰况青天

朝僉宣早歸來在明年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  
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媿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  
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其政績具見  
張脩謨洪所著傳

楊文貞公薦士

楊文貞公士竒頗愛士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  
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  
仁廟卽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  
當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嘗  
識蓋夏忠靖公治水蘇隄得繼文以歸公偶見之耳

曾狀元絕筆詞

曾狀元子啟名際未豐人仕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善草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旣入  
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衆以子  
啟應詔御試天馬歌子啟之文先成文彡潘亮士人  
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  
是子啟寵遇日至旣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  
曰官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爲彡人以爲少易簣蓋  
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軒都憲

左都御史軒公

輓

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

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朝廷脩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送官耳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

鉉

予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  
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闊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  
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爲贊善日爲  
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  
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  
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  
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風變得雨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清明後之二日也且時微

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滃然東驚其色  
正黃視街衢如柘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少頃  
天地晦冥微覺窓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  
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  
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懼時方憫雨百計  
禱之終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  
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  
勃如塵積地皆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日  
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左甚時或紅黑蓋不  
知其爲何祥也至六日始發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

日午後始霽民庶大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塚數十皆若被發者問從吏曰岡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即故塚上物也予惋惜久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彘又至三里河則一草菴菴外方塚石甃橋且治碑紀建橋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蒲問從吏此何爲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剥取皮耳予怒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爲功而公肆其惡一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述職聊自嘆息而已

金侍郎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  
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  
同而兩朝恩賜復歸于完益殊遇也

恃才矜傲

予讀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  
滎陽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迨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道  
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

故荅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  
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宋之問武  
卒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  
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  
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予在鄉時聞鄒御史  
亮作三麥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公子曰湯家公  
子善麥詡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說  
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識蘇  
平湯名胤勣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有松陽  
學諭錢端學聞胤勣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質所

爲詩胤勣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跼踏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胤勣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溥字原博嘗爲繭窩詩有今古洋洋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謂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者蓋指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老亦無害况晉人題李老谷固有駱駝夜吼青雲老之句乎予在京嘗與胤勣同過

草窓胤勣執禮甚恭携入詩就評草窓以手掩之問  
曰此何詩也胤勣曰北京八景詩草窓曰此在當時  
胡文穆公楊文敏公曾狀元王侍講詩皆未易及公  
所作能勝之則出不然不如已也胤勣曰第讀之草  
窓爲讀一首卽已還曰不如歹矣又言昨與楊帥作  
白鵲詩殊不佳我亦嘗作乃真邊將白鵲詩如公之  
作直學課詩耳草窓詩曰早隨金印出邊州晚送惟  
聲入御樓剪取白羅飛繡幕旗竿一丈掛胡頭胤勣  
大稱服此頗近夸而夸者亦復自屈於夸者要亦遇  
其敵而然也

當時有晏鐸王淮及平等謂之十才子



木冰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予自西華抵扶溝明旦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阜此何物曰樹孝也因檢玉笥集有云冰凌禾稼達官怕既而聞河南李少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夫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魏邑嘗出北邙經平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

古人哀挽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柏故人  
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  
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虢南山谷尤多高  
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  
疏裂不如松栢材勁實也

###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  
獲異鼠者貊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  
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貊文而形小一坐驚  
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

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班黑正類貍文豈  
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笏肩輿四品以  
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  
乘馬導引有摺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  
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  
囊而士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  
使能置人亦無有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子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端亦不荅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微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畫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日行宮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縣印視總領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宮禮部造九字旁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大金時物而篆文不甚疊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凡印章每字篆疊皆九畫此正軋元用九之義豈彼

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乃有藏者湯

東谷

徹勣

從予索之詩曰蕪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  
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堂曰片  
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  
書楊忠定公善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甍柱西山  
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  
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欵識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欵銀作  
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聶家四字面欵銀題模稜  
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  
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鬬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子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  
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  
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  
在薄雲間蛇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  
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  
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闢云

### 守宮詩

湯胤勳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百首予嘗序  
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惟解秦宮一粒丹記時  
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竟消血未乾榴  
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鞞寒何時試捲香羅袖  
笑語東君子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

李商隱公讓後爲參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  
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  
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旣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旣  
而胡人有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卽勒兵赴之旣接戰  
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遂遇害朝廷贈官賜祭雖  
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竒男子邪

士人二十八宿

文廟喜任文學嘗于進士中選二十八人入翰林讀  
書親課試之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周文襄公恫時  
奏言願入選然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曰此有志之



士許之凡二十九人又令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黃文簡公淮頴之一曰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亦日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下臨榻頗逼真上曰卿嘗持其所書來否公因出諸袖中上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中之後也上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者同習書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上從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雅善山水又能寫神習書未久爲中書舍人

歷事三朝以刑部主事致仕云

讀書錄

薛文清公

瑄

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彙名言嘗

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必耳

著書爭名

四書詳說蘇州知府况公刻于麗庠袁鉉作序以爲王廉熙陽作言熙陽丞沔池時稿畱曹端家刻既成其書四出端爲霍州學務文于蘇言四書詳說乃其



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爲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爲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 廣譜

袁鉉績學彙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爲其所自出凡彙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彙鉉廣作者鉉年七十餘竟以作譜事致一家爲

其府所究破其產人四竄避去而鉉亦不復來吳

詩讖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爲增廣生是年  
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  
四名張瓛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  
留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  
又味胡蠆云莫怪風前弄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  
未果狀元及第



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  
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  
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爲之彌縫周全  
指使爲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賤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繆謂  
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  
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  
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彳得其詩而  
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彳笑其老

耄被詔而欣然每談於人以爲竒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樞之以爲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筭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佞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



糸金身經卷之二十一  
矣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  
州窳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  
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  
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  
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岳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日  
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焉他如圓覺  
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餘  
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諷誦略擬行



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盖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  
彥脩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  
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  
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  
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  
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  
原禮有彥脩醫案十卷秘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  
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

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為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  
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史明古脩志

史明古脩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為一門吳江本無山  
循吉因論間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  
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  
與乎時都玄敬亦在座相與一咲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為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  
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

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  
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往還客也右密者爲秦  
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在  
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  
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騷壇之上者則亦  
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  
家僧

吳都憲膽氣

常熟吳都憲訥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珪於  
都憲差後然亦一不屈士也二人不相下各以豪邁

自雄欲闢見之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至爲惇惡  
又爲桄括設伏於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羣偶鬼萃  
而槍焉殿堂闐寂人非携一二伴侶不敢單身而入  
也章與吳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  
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福山匿神帳中吳  
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汝一箇次章所匿處  
章伸手出乞我也要一箇吳遂以餅與之云也與汝  
一箇殊無驚異由是章大驚服後吳仕至都御史亦  
多有著述爲時名儒焉然福山今亦焚毀余數年前  
一至土偶零落無復向日之可駭者矣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罰一杯若至肆滴伍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彊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辨者爲攬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

紉金...卷之二  
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本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爲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 中峯草堂

中峯卓錫處皆以幻住名之道行既高四衆皈向凡建所謂幻住庵者有數十處今在吳中者居吾家鴈蕩村之西無二里遠也殘碑墮草莽中雖殿堂三間基址去地殆五尺餘云禪師之所築也故老相傳建此庵時馮海粟煉泥趙子昂搬運中峯自以塗壁卽此草堂是也或謂馮趙二公貴爲王臣豈屑爲是此



俗人之見耳前人高勝處至尋要此亦是其標致常事何足怪也

###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

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  
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  
長鉄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  
陸盖鍊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爲人道  
之

姚少師廣孝雅量

少師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一縣丞喝道  
來少師行如故丞怒答而訊之少師受答不自道丞  
使人綫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  
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

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吾  
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

也  
林屋洞天

武功平生好竒每遇游覽必窮其勝林屋洞天在包  
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  
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  
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桂  
者是也中設石床巖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  
流水阻絕漸爲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  
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番作其間爲同游俗

子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 東平誌異

前輩王某正統中爲東平州判官因濬水於石堤下  
得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  
幸遇玉州判移我葬河東王異之顧河東果有義塚  
乃移塋焉後王陞知州嘆曰前人止言我爲州判今  
至握印得無過乎竟終於官其子洪余與交親言之  
也

### 文襄仁政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

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  
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文襄佛囑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  
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咲曰卽如以年齒  
論之彼長吾蓋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行之自若

桐村事武

周伯器寓客吳中以教授爲業正統末福建盜作金  
尚書統兵徃征厥討伯器拱立胥門水次自薦唱曰



系金...  
有嘉興儒人周鼎願効力軍前尚書壯之顧其衣猶  
儒服謂曰既趨武事難仍舊衣伯器曰諾亟易短袍  
戴小帽束腰而進尚書納之後至福中遂為尚書親  
信凡帳前合用文字皆令製焉賊平論功尚書與張  
僉都不協其勞不得盡上止為沐陽典史

### 蘇治失火

况守時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燼遺火者一吏也火熄  
况守出坐礫場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歸舍亟自草  
奏一力歸罪已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當死况  
守嘆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當哉奏上罪止罰



俸而已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甄彗踐清華如吾蘇一郡盖有三  
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  
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  
交訥黑窠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啟  
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  
者哉

楊尚書遇仲舉

仲舉昔戍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

系金身續卷之二  
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  
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  
遂許授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言仲  
舉卽讓館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  
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拔

文貞貴德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  
至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周巡撫解嘲

周文襄公以侍郎初蒞美化未行歲適不登人說之

曰周白地文襄咲曰今年呼我周白地明年教汝米  
鋪地治未踰年粟米盈羨民間銀十兩至糴米五十  
石

夏卿風致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時人  
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  
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大卿所  
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舁太卿至其處盡歡方  
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  
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爲人善因娛飲後情

綱目卷之二十一  
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  
所不復見也

劉氏世德

先外祖虞衡府君厚德人也先舅初爲學生小試第  
一人以爲賀府君曰湏得鄉試如此方可喜耳及試  
應天府學士高穀得先舅之文而竒之曰是必山林  
老儒果擢第一揭曉日先舅才二十歲人來報府君  
曰且喜賢郎已作解元府君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  
自若不異平時明年試禮部復魁天下府君得信復  
然府君後以先舅貴封虞衡主事爲人好事禮佛諷

經終身每坐竟日人有誑之者未嘗不信也年八十  
歲得疾數日延至次年元日而歿蓋復添一歲焉

薦人反噬

葉文莊公在兩廣廵按御史吳禎有小才文莊愛之  
遂舉同治戎事吳由此得驟爲僉都旣而吳不樂爲  
之下謀傾葉結閣老李賢召之還鎮口外而已得獨  
任文莊後至吏部由此不薦一人與先舅叅政劉公  
爲莫逆交叅政以文學知名四方而浮沉外藩二十  
年文莊不爲引薦士論薄之或以其猶以禎故若其  
果然是何以一人之負已而遂以天下爲皆然耶大



臣之量恐不如是後文莊歿其家請舉政作傳舉政  
辭之縉紳稱快蓋文莊在吏部僅僅保祿卒至老死  
未聞有進賢之稱云

壽不係人

酒之為害有至酷烈者尊生之士不可不知也成化  
中故崇直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彗夜向卧吹燈  
引火入喉中燒死是事非遠數年間耳大抵酒皆有  
火非但燒酒也然世固有一生飲酒而壽者吳中蔣  
大卿平生未嘗一夕脫於姬妾其飲酒至百鍾不醉  
今年九十餘猶日行數十里也則亦其稟受之厚



有酒色不得而損者乎若曰酒色不能害人則非也然不飲酒而得壽者世固多有之吾家先伯祖老亦不絕姬妾惟不飲酒壽九十一而沒又母族之一長者曹翁居京師年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飲酒亦涓滴不飲也則可知飲酒之能損壽矣余以爲蔣大卿之飲酒得壽此自其得於天者厚耳不可學也吾家二老之不能飲酒登九十則養生者宜師之雖不能必如二老要亦有此理也若龔尚賢則其死信不由命可爲狂飲者之深戒也

陳氏世家

陳惟允在張太尉開府時爲潘左丞客甚貴常在馬上遇王止仲步來止仲嘗微賤不爲所齒惟允揚鞭呼云王行可去我家看盡止仲羞之惟允死其子繼事止仲爲師止仲待之殊薄報前恨也止仲嘗稱惟允爲先友後有說之者云當時止仲望惟允馬塵猶且不及安得與之爲友乎繼卽五經博士爲西楊公所薦者也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

黃墩者耳

劉守鎮訛言

慶州葉宗雷叛時在童謠曰到中秋過蘇州人皆相傳驚疑不已或傳賊有二飛劔能殺人者人蓋惑之忽有決囚使臣自北來者郵卒執小黃旗馳報呼云殺人者至矣人聞之莫問其詳皆相傳報以爲慶賊至也棄擔負皆返走入城自楓橋至閭門肩背相疊皆滿至不能行焉明日始定郡守執郵卒杖殺之

陸道判捐資

元時富人陸道原貨甲吳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一時

名流咸與之游處莫年對其治財者二人以貲曆付  
之曰吾產皆與汝惜爲汝禍耳道原遂爲黃冠師居  
陳湖之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納貲爲道判  
時稱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所謂二者其一卽  
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葛亦富名不傳

###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  
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  
遂爲俞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  
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

怒曰若強吾作湏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  
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  
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其傷心  
後氣時甚又况執筆對題為世俗酬應之文亦何意  
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為所困者也

桐村健文

周伯器往來吳中常以文自賣平生所作蓋將千篇  
開卷視之自初至終非堂記則墓銘耳甚至有慶壽  
衰挽之作亦縱橫其間然伯器之才特長於此每為  
人作一篇必有所得或銀壹兩少則錢一二百文



耳伯器每諾而許之一日作數篇不竭精粗間出在乎得者遇之然伯器稍舉筆便得成章細字正書雖趣草亦然不見其勞也豈其才固有長於此者歟及既死所遺論著無一篇識者惜其有才而錯用之也

巧仕

練從道御史初在太學時有例選諸生爲御史堂上大臣各舉一人時吾鄉陳僖敏公在都察院俞尚書公在刑部從道先詣僖敏曰細貧士窮約久矣適有御史之選本不敢覬然賴俞公見憐已許相舉望公贊之勿沮其成也僖敏駭愕不意俞公之舉之也頷



之而去然俞公實未嘗有意舉之也從道則又詣俞  
公請曰陳公將薦我公勿格之俞亦愕然明日二公  
會于朝各以所聞相質乃始知從道有求薦之意而  
故爲此也然二公已各有所舉又從道鄉人涉嫌不  
可乃別請他堂上薦之從道竟得爲御史是時從道  
嘗進中興十二策其言激切又有吏材二公實畏之  
故爲所脅不敢不從焉

嚴驗

韓公雍初浙江叅政居憂在郡中而西廣蠻弗靖  
朝廷以都御史起之令徃征焉公將行祖客駢列酒

間公持骰子祝曰看吾此行能撫定諸夷不負委任  
願一擲六紅展手而六骰皆四在盆焉衆客歡慶公  
爲引滿及到廣一征悉定卒如所祝

言建中興十二策其言徵伐又武吏材二公實畏之  
世以保藩於堂上爲重其言與公論史長而於政  
如爲也也然二公言公言公言公言公言公言公言  
會于博谷以備問津其以故故外其本末爲文意可  
公語曰則公言惠在公言公言公言公言公言公言  
之而夫幾何公言不嘗不意其公言公言公言公言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一

病逸漫記

陸鈇

國朝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  
大統曆於百官進 內有 上位曆七政曆月令  
曆士遞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宮門  
御屏上又賜諸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  
鑄欽天監印以所造曆偏及民間無欽天監印者  
私造律處斬

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

朝廷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言欲慎簡縣令正本清源從學校監胄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污起用高明夏塤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內閣商輅等上言六事節財用開言路飭邊備足邊餉重地方慎刑罰

雲南鎮守太監錢能獻金銀結絲燈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  
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陰症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隣謂溥曰倫來  
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嗾之 上初  
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  
輩皆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千東  
宮為倫所沮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  
草 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  
頗與力焉

徐有貞初名理 正統十四年建南遷之議內中甚



系金身系九二一  
惡之後吏部擬進輒不見用遂易今名理博學能  
文辭任智挾數天順元年以復辟功陞武功伯兵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諸學士草復位詔有貞獨  
不署已而上問故有貞乃別挾詔草以進內云  
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等語蓋謂 景泰  
帝爲篡也

五廟有意江南買辨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於其  
語半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上

不悅而罷

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  
神機營撫寧侯朱末寧西侯蔣琬團營冬夏每月  
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之內凡十五日

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  
五城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百袁指  
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  
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

一易孳生馬匹一牡三牝為一羣一歲產駒三匹  
 三年差內官車駕司主事太僕少卿各一員印烙  
 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  
 北共納馬二萬匹江南折銀十兩一匹歲收烙馬  
 百匹印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遼東養  
 馬皆息軍外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馬毛稀毳而齒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  
 全身者其齒最少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  
 齒愈大又云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掌中相粘  
 者為無病粘少者則有病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同皇子既冠者皆居於

此

武昌茅山田畝稅五升歲辦杉木板牛皮五百張及

蓮肉細茶以充貢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

曰君職在洗馬所洗絕何劉應聲曰廐馬皆洗矣

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爲之絕倒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

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

事相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  
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  
上者得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厚於四夷順天府供床褥禮部置  
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升酒半瓶又欽  
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  
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  
兩表裏又各人衣服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三表  
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番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  
給萬億庫錢糧頗爲大官侵欺以馬草爲名軍士

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司支糧者七百餘人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禮部爲轉行科以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尚寶司所領寶璽凡十二顆第一身皇帝奉天之寶  
二 郊天齋醮用之第二身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第三身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 誥命之寶 勅命之寶 廣運之寶用之最多 勅命遠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冊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



司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  
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  
歲終尚寶司繳進數目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甕山下王  
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  
自西流入內一自東會入通惠四里至慶豐慶豐  
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陟絕  
故平津開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  
添置一閘又云濬慶豐河身然濬深則西淮易至  
恐不若增閘之便平江伯陳某盡力欲通舟左右



子游之或云道士仰彌高爲上言黑青之出爲  
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西湖田不可種故權貴止  
之迄無成功

子游之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  
之地

張子房墓云在壽張當再攷

張秋舊云景德鎮西鄆城曹州定陶以至金龍口

天正統十三年河決處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衣百  
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于準江西餘千人能通五經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褒

城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食不能克者

漢時封王止以皇帝所生之子為王王之嫡子世為

侯其他支庶皆同庶人但蠲其徭役今王之子為

郡王郡王之子為鎮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

其末世為奉國中尉故不能無窮迫之弊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為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嬪亦不敢受封

三年湏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伏皆不得用其有贓者為民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檐城磚一塊重四百斤方  
為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  
以上得冠帶

此係詔書內事  
例不為常格

其數幾千人每直三

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

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  
廣平候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輪直宿衛九  
門凡十八衛內外開閉圍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  
指揮八人日輪一人銀牌一千多少校尉五百三  
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  
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雖名金牌  
亦以銅爲之銅牌式較長

各處之巡撫都御史總兵叅將等俱請雙馬或單馬  
或雙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司  
以手本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

與勘合起送印綬監關領他日繳納又從車駕司送尚寶司尚寶司覈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某字號符驗從會同館起關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司巡按御史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稱爲精軍 南京不過四五萬之數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者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其數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人贖印送去



南京飯貧米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爲

費

京師去年七月有尼妖上遣內官汪質出主灰厰

中訊鞫之後即以灰厰爲西厰伺察陰私今四方  
以妖言見捕者日至其來未艾以尼爲之禍端南  
和縣執送一人名王英者能行鍥布衫法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  
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嘗有一  
進本乞查理馬數問發克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虎等



衛皆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

今天津入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內承運庫每季散軍

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翰林檢討王稱字孟揚其父某在勝國時守潮州值

天兵至竄歸閩中其友吳海屢勸某死某以無

嗣辭既而得僱吳復勸之死某曰吾今可死矣期

在明日吳明日素服往吊至則某自縊于後園君

子曰守土之官當死于土有子無子豈可復計惜

哉某之死緩也然其雍容商確不以事過而忘其  
心亦賢也夫

姚壽南陽泌陽人父仲道 永樂九年舉人母某氏

喪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

跪進鄉人初不能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遇

其毋沐浴身親奉之不使其妻為力謂妻曰汝未

必不厭吾母也

南陽衛頗有淫風其林氏女聘未行而夫卒乃白其

毋至夫家送葬畢遂行三年之喪事其舅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妾夫今已死吾寧忍去耶太守段堅

賢之月廩其家

温州平陽小木最工寧波奉化大木最工木匠中又有圓曲一色如做交椅登卓之類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

廣東人

所奏與

知府魏觀等俱罹極典

甌城北甲乙丙丁戊五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贓罰銀香料等項最富甌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南各處礦銀各關辨銀歲進若干各入女官庫其各處折糧銀有一頃入太倉以備邊用歲送西

北諸處三十餘萬兩

景泰間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  
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何  
文淵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  
爲妙對後文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  
於朝其中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  
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英廟復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

今上王文之子改云選立元良後迎湘之說實基  
於此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上故妄

意欲選立耶可謂自取誅滅矣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鷓兒嶺  
有 旨徵還勇以虜薄嶺口我軍一徹虜即至矣  
上不從遂內徙虜至 駕陷時 駕下營平地

四面皆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  
順聞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吐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  
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



系金...  
斷橋結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  
甚矣城中番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苗蠻兵部尚書石璫總督軍  
務工部尚書王末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  
人郎中二人摠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  
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  
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  
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景泰七年黃蕭養反黃蕭養以強盜禁廣州獄時無  
賴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寘

之重刑與蕭養同處因相通謀置兵器于飲食中  
後劫牢出嘯聚爲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臨城  
勸降蕭養所爲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  
在褒贈之列

修撰岳正

字季芳

之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志作

王翱薦正父某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

天順元年五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英廟召至

文華殿喜其壯人又所親擢第三人令與呂原協

同辦事入閣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

事自任即語上欲乞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

之正即親往道所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詣上慟哭  
乞哀 上云非干 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  
故爾由是二人怨正

某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中李秉彝  
出名內具詳品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  
曹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  
石亨不與時有貞閑住吉祥怒令京師太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  
原許彬諸人勸止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  
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  
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上嘗疾視之曰岳  
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  
愬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克軍曹石敗放回  
原籍爲民

雲南木邦宣慰司龍川宣撫司俱有寶并出寶石宣  
撫司囊行美是嬭人名頗與宣慰作抗不能屈服  
五月初九日罷西廠上使御馬監太監汪質郎西

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質專以伺察爲事而百戶韋英爲質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爲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與英結爲父子恬不爲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暘等亦受窘迫暘等擿內閣商輅等及六部尚書同日奏質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正體上卽日令單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着役汪質入內十二日着黃暘過



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十六日調尚寶卿朱  
輝爲四川某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爲禮部郎中  
等官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蓋太宗初有易  
儲之意而高煦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  
濙往伺察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  
淮楊士竒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  
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  
孝親上意稍解後終見諛乃徵諸東宮官悉  
下獄士竒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

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尋慮後竟被害

國朝修未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 正統中始革去黃淮金問嘗

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

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付弘文

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萬可

六七年之食

王信替李某王朝遠替宋有文 甘肅 李敬替張瑩 大

同彰武伯楊信叅將 江山 陳鶴替彭誼秦絃巡視

東以北三關王永駙馬十日謝恩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馬姓者通其里嬭某遇嬭之夫自外歸馬潛隙以伺至五鼓夫起有他出以天寒不欲其嬭同起且爲之覆被按撫極其周至然後去馬竊視之甚審因念其夫之篤愛如此而其嬭乃反踈外通於人甚爲之不平入厨中取刀殺其嬭而去後以夫殺死坐其夫棄市馬遂陳其見殺之由曰是某殺之也監刑者止其事遂皆釋

之

國朝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  
全蜀之險 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在河南界中  
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千戶所在山西境內亦大  
牙相制之意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埕城埧以分  
汶水入洗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洗河出  
濟寧水利主事公解在寧陽

東宮官典壘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  
在內書館教小內吏吉提督內使因識其人亦一

大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  
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  
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震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莊吉備曉以不當

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  
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  
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駢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  
櫛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方誦孝經爾其



見畏特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講官  
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  
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  
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  
太監張敏今 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

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時教庶吉士曾子啓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

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 戊  
邊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以書懇執政執政袖其  
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

家君 未樂初元徵赴 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王觀安慶人狀元及第官至學士承旨 靖難兵至

南京金川門觀走死其一妻二女俱被執有 旨

配象奴妻詭言賊難時有金銀若干寄城外其家

須吾母子去取不爾爲其所匿象奴利其物因與

俱往至城門市人填隘妻云吾母子當以衣裾幅

相結恐稠人中相失不便奴許之因固結之其二

女亦不鮮毋意比至江側遂繫二女同溺死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樹木邦一帶西南

孟密舊屬木邦今漸強盛欲侵木邦求爲宣慰寶

王井在孟密

宣德六年作北京禮部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

年仍作兩宮三殿

保定劉先生丁憂禮部題本葬祭聖旨不准終喪

劉辭二本謝恩明日賜四表裏銀五十兩米五石

鈔十碗羊四羴酒十瓶差少監送至其家